

风里飘着爆米花的香气

我童年时非常爱吃爆米花。那时最开心的事,便是衣袋里兜着爆米花,一边吃,一边和小伙伴到处乱跑。

记得儿时的我,一听到村里传来爆米花的巨响,便知道爆米花师傅进村了。打听到爆米花师傅所在的位置,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,边跑边扯着嗓子喊:“娘,爆米花师傅来了!”母亲对兴致勃勃的我说:“爆米花师傅一来,就知道你的馋劲上来了。”母亲会从米缸里舀一瓢大米,用箩筛筛去碎米,放进米袋递给我。

我兴冲冲地跑到爆米花师傅临时搭起的简陋帐篷里,只见“黑葫芦”状的炒米机架在一个小锅炉上,炉火熊熊。师傅左手不断地转动炒米机柄,右手推拉着鼓风机,看到炭火小了些,又连忙放下鼓风机,用小铲去挖煤炭放入炉中,红红的火舌顿时又蹿向炒米机。师傅

还会不时地看看炒米机上的压力表,以掌握火候。大约十分钟光景,压力达到一定数值就要起锅了。只见师傅小心翼翼地把“黑葫芦”从架子上拎下来,拿一个大麻袋套住炒米机的盖口,再顺手抄起一根铁棍撬动机盖。嘭的一声巨响,犹如放炮一般,震耳欲聋,吓得旁边胆小的女孩捂着耳朵跑到外面去了。帐篷里瞬间升腾起一股白烟,烟雾迷蒙中,那条大麻袋伸得又直又圆。待白烟散去,师傅开始从麻袋中倒爆米花。爆米花粒粒饱满,洁白圆润。我咽下口水,耐心等待。

终于轮到我了,我把米袋交给师傅。师傅用搪瓷杯舀了半杯米倒入炒米机的大肚子里,盖紧机盖,然后“哐当、哐当”地摇起机柄。我焦急地看着压力表,心里默念催促:“快点转啊!快点转!”终于,师傅放下机柄,拎起了“黑葫芦”。又是一声



巨响,爆米花出炉了!我迫不及待地抓起一把爆米花塞进嘴里,又香又脆,满口芬芳。付了加工费,我提着爆米花布袋兴高采烈地往家跑,边跑边抓着爆米花往嘴里塞。风裹着爆米花的馨香直钻入鼻孔,我好似闻到了三月桃花香。

那时候,爆米花的香气会弥漫整个村庄。大人到田间劳作时也喜欢带点爆米花,饿了吃。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这些孩子,一个个衣裤的口袋里装的是爆米花,手上拿的是爆米花,嘴里吃的还是爆米花。在巷子里,

在小路上,在打谷场上,我们奔跑着,欢叫着,不时就朝嘴里塞上一把爆米花,甜丝丝、香喷喷的,我们跑到哪里,哪里就有一阵阵的爆米花香。

而今,我的童年已一去不复返,可爆米花的香气依旧在岁月的深处弥漫,让人于不经意间回眸时,总是意味无穷,心存感激。童年是金色的,而爆米花的香甜,则让那段岁月在记忆里愈发醇厚。

人生前行,唯有这无忧的时光,最是珍贵。

吴建/文

弃马种草

巴特尔家的枣红马被一匹野马蛊惑,挣脱缰绳,狂奔而去。巴特尔见状,立即上马,挥动套马杆,穷追不舍。他心急如焚,一心只想追回爱马,全然不顾路途艰难。巴特尔穿过沙窝、越过山丘、跨过小河,累得上气不接下气,依然拼命追赶。

半道上,巴特尔遇见在查干湖畔种草的道尔吉叔叔。问明原委,道尔吉劝巴特尔放弃追马,与自己一起种草,等待来年草长莺飞,芳草萋萋。

巴特尔接受了道尔吉叔叔的建议,一边放牧,一边种草。查干湖畔的绿洲面积日益扩大,不但吸引来很多骏马,还吸引来很多牛、羊、骆驼、鹿,之前逃跑的马、走失的牛、迷途的羊也主动归来。

深耕自己,才是人生最大的翻盘。当你种下一片绿洲,自会有马儿来。

茹继田/文



济事铭

事前三思,可使人腹
馘良策。事后三省,能让人纠错补过。然而,如果泛泛而思、茫茫而省,则很难有所收获。

古人三思,往往思危、思退、思变,提倡做事须谨慎,事先要考虑周密,谋定而后动。现今,人们凡遇大事,事先要周密考虑,不仅要思前(查究前因)、想后(想想后果)、虑侧(须考虑带给各方面的利弊影响),还要考虑必要性(重要性和紧迫性)、合理性(正当性及逻辑性)、可行性(成功的概率与失败的危害)。

一思当兴之事:应洞察内情外势,斟酌轻重缓急,量力选定目标,权衡远近利弊。

二思如何行事:需详订计划程序,理顺配合关系,充分做好准备,把握有利时机。

三思事中变数:要虑及梗阻干扰,留有回旋余地,预设多种方案,应对种种变局。

古人三省吾身,重点在于自律修身。现今人们的三省,重点是待人处事方面的反思,尤其侧重办

事程序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,从而使自己能及时弥补漏洞、纠偏改错、制止过失的发展,不断地自我改进、自我提升。

一省前因后果:思是否合乎情理,是否切合实际,是否益于发展,是否有利大局。

二省工作程序:查可有延误超前,可有步骤错乱,可有疏漏不足,可有提升空间。

三省品格风范:忆有无失信忘义,有无出格越矩,有无意气用事,有无怠慢失礼。

周荣/文

笨拙的饺子

年前,家里又添置了几件智能家电。扫地机在桌腿间迂回,厨房里的蒸箱正按程序工作,一切显得妥帖而安静。

母亲从冰箱里取出早上和的面,父亲翻出那块用了20年的榆木砧板。剁馅的声音响起来,“笃笃笃”,笨拙而响亮,像是某种古老的节拍。我放下手机走过去,自然地接过刀,继续剁。父亲调馅,母亲擀皮,我包——三个人的流水线,多年来没变过。

奇怪的是,家里那些聪

明的机器此刻都沉默了。扫地机停在墙角,像是在观望;那个能和人对话的音箱,也静静地只亮着一圈微光。它们似乎懂得,有些时刻不需要参与。

母亲的手上沾着面粉,把剂子按扁。她忽然说:“你小时候包饺子,总捏不紧,一下锅就散。”父亲笑着说:“现在也强不到哪儿去。”我低头看自己包的饺子,确实歪歪扭扭的,馅不是多就是少。但正是这种不均匀,让每个饺子都有了可辨认的记号——这一只胖的,是母

亲包的;那只长的,是父亲包的;我这只站不稳的,得单独放。

智能设备把我们的生活打磨得越来越光滑,温度永远适宜,地面一尘不染,照明可以随心情变换。但什么都对了,有时反而又感觉少了点什么。

饺子出锅了。我夹起自己包的那只,果然露了馅,把汤染得油汪汪的。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,汤汁反而更浓了些。

吃完饭,洗碗机开始工作。我站在窗前,看窗外明

亮而温暖的灯光,父亲坐在沙发上翻日历,母亲收拾剩下的面团。那些智能设备依旧安静地各司其职,像是这个家的背景音。而真正的主旋律,是砧板上的刀痕,是父亲手上的老茧,是母亲教我和面时,手上传来的温度。

或许这就是答案,聪明的东西负责让生活顺滑,而那些笨拙的东西负责让生活真实。就像包得笨拙的饺子露了馅,反而让汤更有滋味。

袁成/文